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流澈紫古典完美主义巅峰
后宫小说的无上之作

后宫

甄嬛传 ⑤

流澈紫 著



后宫



甄嬛传



5

流潋紫
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后宫·甄嬛传. 5 / 流潋紫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2

ISBN 978-7-5339-4153-6

I. ①后… II. ①流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11774号

责任编辑 柳明晔 陈 潇
特约监制 孟 祎
产品经理 张馨月
特约编辑 张 倩

后宫·甄嬛传. 5

流潋紫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00mm×980mm 1/16

字数 280千字

印张 17

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153-6

定价 32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| | | | |
|---|------|------|-----|
| ※ | 第一章 | 棋媛 | 001 |
| ※ | 第二章 | 娥眉 | 012 |
| ※ | 第三章 | 流言 | 022 |
| ※ | 第四章 | 合欢 | 030 |
| ※ | 第五章 | 清平调 | 039 |
| ※ | 第六章 | 东窗 | 046 |
| ※ | 第七章 | 示情 | 059 |
| ※ | 第八章 | 奋起 | 067 |
| ※ | 第九章 | 离恨苦 | 074 |
| ※ | 第十章 | 向来痴 | 084 |
| ※ | 第十一章 | 爱怨结 | 093 |
| ※ | 第十二章 | 双生 | 104 |
| ※ | 第十三章 | 胜算 | 114 |
| ※ | 第十四章 | 旧欢如梦 | 125 |
| ※ | 第十五章 | 敬妃若昭 | 130 |

后宫

※ 甄嬛传

5

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※ 第十六章 | 同心 | 139 |
| ※ 第十七章 | 荣极 | 148 |
| ※ 第十八章 | 却教移作上阳花 | 153 |
| ※ 第十九章 | 暗香微度玉玲珑 | 161 |
| ※ 第二十章 | 寥落悲前事 | 167 |
| ※ 第二十一章 | 支离笑此身 | 177 |
| ※ 第二十二章 | 幽愁暗恨生 | 183 |
| ※ 第二十三章 | 云破月来花弄影 | 196 |
| ※ 第二十四章 | 惊鸿宛转掌中轻 | 205 |
| ※ 第二十五章 | 花好风袅一枝新 | 214 |
| ※ 第二十六章 | 翠袖倚风萦柳絮 | 223 |
| ※ 第二十七章 | 秋入病心初 | 230 |
| ※ 第二十八章 | 安得朝阳鸣凤来 | 236 |
| ※ 第二十九章 | 生杀 | 248 |
| ※ 第三十章 | 迟迟钟鼓初长夜 | 255 |
| ※ 后宫品级次序表 | | 267 |

第一章 祺嫔

待到玄凌来时，我已经换了一身家常的鹅黄轻罗长裙，倚在贵妃长榻上闷闷剥着石榴吃。

玄凌关切道：“前几日吐得厉害，连膳食也懒得用，今日可好些了么？”

我勉强微笑道：“多谢皇上关心，已经好多了。臣妾因为天气热难免消减些饮食，不是什么要紧的事。”

玄凌见我眼圈红红的，忙道：“谁叫你委屈了？”

我忙笑道：“谁敢给臣妾委屈受，不过是臣妾自己想着伤心罢了。”

玄凌道：“你怀着身孕难免多想些。明日朕就叫敬妃把胧月给你送来，有孩子在身边，你也笑一笑，高兴些。”

我不听则已，一听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：“胧月与臣妾并不亲近，皇上何必说这样的话叫臣妾戳心。”

玄凌俊朗的面颊上如罩了一层阴翳之云：“敬妃一向懂事，如今也糊涂起来了。胧月到底是你生的，她怎么也不好好教导了送回来。”

我有瞬间的愕然，只得轻声道：“皇上何苦责怪敬妃姐姐，多年来她照顾胧月尽心尽力，也难怪胧月会视她如母。”

玄凌道：“那明日朕就好好管教胧月，让她尽快与你亲近，可好？”

我埋怨道：“强扭的瓜不甜，皇上又何必和小孩子置气，反伤了父女之情。”

玄凌无奈，苦笑道：“那嬛嬛你待如何？”

我一急，啜泣道：“若臣妾知道，也就无须这样苦恼了。”

于是一连两日，我饮食消减，闷闷不乐。玄凌叫人来表演歌舞杂耍，又讲笑话与我听，或是叫眉庄、陵容来给我解闷，我始终是不展笑颜。

到底还是李长提醒了一句：“娘娘一人在宫里难免思念家人，帝姬既不亲近，皇上不如让她见一见家人，或者会好了。”

玄凌道：“莞妃的父母都在蜀中，一来一往就得多少时候。”

李长悄悄道：“皇上忘了，娘娘的兄长正在京中医治呢，皇上不是给安排了么？”

玄凌略略踌躇，道：“甄珩神志失常还未痊愈，万一他伤了莞妃和她腹中的孩子该如何？”

李长道：“甄珩虽然神志失常，但经太医治疗之后很是安静，并不吵闹。若娘娘兄妹相见，保不齐还对他的病有益呢。莞妃娘娘见了兄长也心安了，左右是大家都好。”

槿汐将玄凌与李长这一番话转述给我听，道：“娘娘不必再生气了，皇上已经应允明日送娘娘出宫去见公子呢。”

“若不如此任性上一回，恐怕我总见不到哥哥了。”我微笑看槿汐，“有你和李长，我也安心省力不少。”

槿汐脸上微微一红：“奴婢与他也不过是略尽心力罢了。”

我笑道：“尽不尽心力也罢了，李长待你好就好。”我握住槿汐的手，“我总觉得是委屈了你。”

槿汐倒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：“奴婢是一辈子不出宫的，这辈子还能找到什么依靠呢，与李长也不算太坏。”她停一停，“娘娘好生休息吧，明日还要辛苦呢。”

次日一早，我照例给皇后请安过后，回宫换了寻常服色，坐着一顶小轿从角门出了宫去。

李长歉然道：“委屈娘娘坐这样的轿子，只是娘娘这回出宫是没有过了明路

的，咱们只悄悄儿去悄悄儿回来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”

我笑道：“一切有劳公公安排就是。”

于是一抬小轿穿街走巷，大约半个时辰工夫就到了。下来却见一座青瓦白墙的小院隐匿在闹市之中，十分清静。看护的院丁听见声音，迎出来道：“顾小姐来了么？”

李长使一个眼色，小厦子一巴掌拍了上去，喝道：“胡说八道什么，是贵人来了。”那院丁捂着脸颊缩在后头，小厦子问，“卜太医呢？”

却是一个半老的太医迎了出来，见了李长慌忙行礼。李长忙道：“不用多礼，是贵人来看公子。”

他忙恭恭敬敬向我行了一礼，道：“给贵人请安。”我此时披着一件兜头的青纱绣桃花披风，整个人隐在里头，只点了点头，径直跟着卜太医进去。卜太医陪着小心道：“公子已经好多了，饮食如常，身子也健壮起来，只是神志还未完全清醒过来。”说着引了我到一间小房子外，指着里头道，“公子就在里面。”

我见屋子的门窗上都上了铁栏，里头黑黢黢的，如牢笼一般，不由得急道：“不是说他不伤人么，也很安静，怎么还弄得像牢笼一样？”

卜太医赔笑道：“虽然不伤人，但还是这样安全些。”

我只不作声，睨了李长一眼，李长叱道：“胡说！既不伤人还防谁呢，好好的人这样关着也关坏了。”于是道，“还不把门给贵人打开。”

卜太医慌忙开了门，道：“里头气味腌臢，贵人小心。”

地上铺的全是稻草，想是经过了梅雨季节也没换过，有些潮湿的气味，几只小小的黑虫子在稻草间爬来爬去。屋子里就一张小圆桌子和一张木板床，桌子上放着些吃食和半碗没喝完的药。哥哥就坐在木板床上，呆呆望着屋子里唯一一扇开在房顶上的窗。

哥哥穿着一件土色的衣裳，衣裳上有些脏了，结了一块一块的污秽油腻。头发乱蓬蓬地散着，想是许久没梳了，整个人散发出一股馊味儿。他神情呆滞，眼珠一动不动，哪里还有半分英气。

我不禁心头大怒，只问：“怎么这个样子？”

卜太医并不知晓我的身份，只道：“皇上吩咐了微臣好好治他的病，但此人终究是朝廷的罪人……”

我微笑着：“所以你就这么敷衍着了，是不是？”我强忍住怒气，叫了浣碧

进来，道：“去打盆热水来。”浣碧一见此情景，脸色都变了，一时也不说话，忙端着水进来。我捋起袖子，含泪道：“哥哥，是我来了，你瞧你头发都脏了，我给你洗一洗吧。”

李长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忙道：“娘娘是贵人，怎么能做这样的活，让奴才来吧。”我一径自己动手，李长瞪着小厦子道：“没眼色的东西，还不去打水来给公子洗澡换衣裳。”说罢朝一脸惊惧的卜太医用力踢了一脚，道，“你们这班蠢货，皇上下旨要照应的人都敢这么敷衍！”

哥哥倒也安静，低下头任由我为他洗净。我指着地上刚洗出来的一盆脏水，对浣碧道：“拿去倒了，再换干净的来。”

浣碧径直端起水盆，对小厦子道：“劳烦公公帮我按着这位太医。”小厦子见浣碧目露厉色，忙二话不说把卜太医按倒在地；浣碧倏然拎起哥哥洗过的脏水，灌进卜太医口中。卜太医何曾见过这个阵仗，又是呕吐又是求饶，直把黄胆水都吐了出来。

李长等人吓得直吐舌头，我只作没看见，又拿皂角为哥哥搓洗，直洗了四盆水才洗干净。

小厦子又服侍哥哥洗了澡，倒是方才挨了打的院丁趔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套干净衣服，道：“这是给公子换洗的。”

我一时奇道：“这里样样不周全，怎么还有干净衣裳？”

那院丁道：“太医只管给公子吃药，其他一例不管。都是每月里有位顾小姐来看公子一次，送些衣裳吃食来，再帮公子换洗一次。卜太医收了她的钱，就许她来一次。”

我疑惑道：“哪位顾小姐？”

院丁茫然摇头：“我也不晓得。”

一时哥哥洗漱完毕，换了间向阳的屋子住着。我心酸不已，一口口喂了药给哥哥，盯着跪在地上的卜太医道：“治了好几个月了，怎么还是一点好的样子也没有？”

卜太医哭丧着脸道：“回娘娘的话，已经好多了。刚来时人状如野兽，如今安静了不少了。”

我把手中的碗往地上一撂，怒道：“胡说！人是不疯了，可是呆成这样还叫好得多了，本宫瞧你是不学无术的庸医。”我怒不可遏，向李长道：“这位卜太

医打量着我们甄家的人都是好性儿，一味地拿话来糊弄。李长去回了皇上，照实禀报他欺上瞒下，推诿圣意，请皇上裁夺。”

李长躬身唯唯：“奴才回去一定立刻禀报，再换了好的大夫来，娘娘放心。”说罢向小厦子挥手道：“还不把这姓卜的给拉出去，免得污了娘娘的眼。”

夏日里房中闷热，我开了窗子透气，又解下了身上的披风。哥哥的目光落在我披风上的桃花上，喃喃道：“茜桃。”这一声里有几许柔情，哥哥的手轻轻抚摸上披风上那一树绯红的桃花，眼中有了几分神采。

我一听嫂嫂的名字更是伤心，哥哥把披风搂在怀里，低低唤着嫂嫂的闺名，半晌之后却再无声音了。

我心下苦涩，只得柔声道：“哥哥，嫂嫂已经不在，可是你要告诉我怎样才能帮你。哥哥！”

他牢牢抱着披风，神情温软得如婴儿一般。片刻，低低吐了一句“佳仪”。

若不是因为靠得这样近，我几乎不能听清。心头豁然开朗，正要说话，李长进来催促：“娘娘，不早了，咱们得回宫了。”

我点点头，叫浣碧：“赏那院丁，叫他好好看顾公子。”

浣碧出去吩咐了，我伏在哥哥耳边道：“爹娘都好，妹妹们也好。哥哥，若你不好起来，咱们一家子都不会好，你可记清楚了。”李长又催了一次，我只得扶着小厦子的手依依不舍出去了。

回去的路上不免心事重重，浣碧见我不快，便向李长道：“小姐午间还没吃过东西，怕饿着了。奴婢去买些松子软糕来给小姐吧。”

李长巴不得找点事情逗我说话，忙让浣碧去了。轿子停在一条巷子里。我心中烦闷，从轿内掀开帘子，但见一座府第荒凉凄清，门上朱漆剥落，似一张残破的脸。门楣上斑驳的大字，隐约看去正是“甄府”二字。我几乎要痛哭出来，这正是我生长了十五年的甄府啊！如今门前杂草丛生，几枝高出院墙的竹子都开了花又萎败了。墙脊上停了几只鸟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啄着瓦草，自得其乐。我强忍住眼泪，院子里的牡丹花都谢了吧，廊下一溜笼子里挂着的鸟雀都飞走了吧，哥哥房里满屋子的书也都不见了吧。

当年甄门何等显赫，一日之中抬出了两位宫嫔小主。哥哥又娶得如花美眷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家世荣耀如烈火烹油一般。如今门第凋零，人去楼空，竟然荒芜

至此了。

浣碧挑起帘子，道：“小姐吃点软糕吧。”

我接过，缓缓道：“浣碧，这是咱们从前的家，现如今，咱们已经没有家了。”

浣碧看了一眼，神情悲凉，哽咽道：“是啊，我们已经没有家了。”浣碧的目光中有分明而凌厉的恨意，映照出她的眸中我森然的面容。我了然，静静放下了帘子。

回到未央宫中，槿汐已在柔仪殿外候着，迎上来道：“娘娘回来了。”说罢抿着嘴笑，“一切安排妥当，李长先娘娘一步去仪元殿了，娘娘缓行即可。”

待我到仪元殿时，李长已经将卜太医一事回奏完了。我只哭得凄然，再三叩谢玄凌允我去探望哥哥的恩典。玄凌歉然道：“是朕疏忽了，只叫人去医你哥哥的病，却忘了叫人盯着，以致下头的人放任恣肆，违背朕的意思。”

我见他怒气犹未消减，依依垂泪道：“下面的人阳奉阴违，怎么会是皇上的错呢？”

玄凌恨恨道：“朕已经下令将那太医革职流放，换了罗太医去了。温实初荐给朕的人，想必不错。”

我方才破涕为笑，道：“臣妾现在别无所求，只盼一家子平平安安，能为皇上产下一位小皇子就是了。”

李长笑嘻嘻道：“娘娘的家人也就是皇上的家人，皇上能不重视吗？娘娘只管安心就是。”说着叫人端了绿头牌上来，笑吟吟道，“请皇上择选。”

玄凌随口道：“不用翻了，就在莞妃这里。”

我觑着眼含笑道：“皇上又忘记了太医的嘱咐。”

玄凌看着我，柔声道：“陪你待着也是好的。”

我“哧”的一笑，摇了一把团扇遮住半边脸颊，道：“臣妾可不愿委屈了皇上，皇上也别来招臣妾，还是去别处吧。”

玄凌无奈，便向李长道：“去绿霓居。”

李长躬着身子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奴才这就去请滟常在准备着，只不过……”他为难地挠一挠头，“经过宓秀宫时又要听祺贵嫔嘀咕。”

玄凌轩一轩眉毛，不耐道：“她们时常在背后议论朕宠爱滟常在么？”

“也不是时常，只不过奴才偶尔听见几次。”李长赔笑道，“这也不怪祺贵嫔，太后不喜滢常在，更别说旁人了。”

玄凌脸上微含了一丝冷意，道：“太后是太后，她是什么东西。难怪太后见了朕总说滢常在的不是，原来是她在天天作耗，唯恐天下不乱。”

我为玄凌扑着扇子，温言细语道：“祺贵嫔不过是吃醋罢了。大热天的，皇上平白气坏了身子。”

玄凌哼了一声，不以为然道：“嫔妃嫉妒是大罪，她也忘了么？”

我漾着一抹浅淡的微笑，只点到为止，便岔开了道：“臣妾回宫也有大半个月了，偶然见过一次滢常在。虽然神色冷冷的，倒真是个标致人儿。”

玄凌道：“她身份特殊，不与旁人同宫居住，朕给她另择了绿霓居住着。她身子不好，性子也别扭，常常不大见人的。”

正说着，御膳房进了红枣雪蛤汤来，玄凌又亲自喂我吃一碗，一时却见小厦子垂着手进来了，道：“宓秀宫来说祺贵嫔身子不大痛快，皇上可要去看一看？”

玄凌挥了挥手，不耐烦道：“不痛快就找太医，朕又不会治病。”我细细嚼着一枚红枣，只看着玄凌笑。玄凌见小厦子仍垂手站着如木偶一般，不觉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糊涂东西，就说朕忙着。”

小厦子领命出去了。我吐了红枣核，嫣然笑道：“原来皇上老这么糊弄人呢。”

玄凌只笑道：“她近日不太成个体统，又爱背后嚼舌根，朕懒怠见她。”

我笑着啐了一口，道：“皇上不爱见她就不爱见，何必说给臣妾听，好像都是臣妾的不是了。”

玄凌凑近我，低笑道：“自然是你的不是了。若你笨一点、丑一点、不那么温柔懂事，朕或许就看得上她了，偏偏你什么都好。”

我睨他一眼，吃吃笑道：“人说新欢旧爱、左右逢源，怎么皇上就这么偏心呢。”我微微正一正色，“祺贵嫔上回被臣妾惩治过了，想来不敢再撒谎称病，不如皇上去看看也好。”我侧头笑一笑，“臣妾陪皇上走走，就当消食罢了。”

才至宓秀宫门口，便听得呼号哭泣之声连绵不绝。玄凌颇有疑色，便示意门口的内监不必通报，径直走了进去。

正殿内，正见祺贵嫔面色紫涨，蓬乱着发髻，两侧太阳穴上各贴了一块红布较的药膏，手里举着一把犀角的拂尘，一记一记狠狠打着地下跪着的一名宫女。旁边的宫女内监跪了一地，口口声声劝着：“娘娘仔细手疼。”左侧紫檀木椅子上坐着的恰是欣贵嫔，只拿了绢子抽泣。

祺贵嫔打得兴起，恶狠狠道：“谁说皇上不来瞧本宫的，都是你们这起子贱人调唆，一味地讨好柔仪殿来作践本宫。”话未说完，随手抓了一个青瓷花瓶用力砸在地上。

飞溅的碎瓷如雪花一般洁白，骤然炸了开来，四处飞射。我见一片碎瓷直飞过来，吓了一跳，惊叫道：“皇上小心！”

祺贵嫔骤然瞧见玄凌站在殿外，一时也愣住了，讪讪的，不知怎么才好。欣贵嫔激烈地喊了一声，直扑到玄凌怀里，哭泣道：“皇上给臣妾做主啊！”

玄凌脸色铁青，叫欣贵嫔扶住面色苍白的我，径直夺过祺贵嫔手里的拂尘，一把扔在地上，冷冷道：“不是说病了么？朕看你精神倒好得很。”

阖宫里无人敢作声，静得如无人一般。祺贵嫔勉强笑着行礼道：“多谢皇上关怀，臣妾适才管教下人……臣妾是病了。”

“病了怎不好好将养着，倒费这力气责打宫女。”玄凌的语气森冷，指着地上的宫女道，“她犯了什么错？打得这样狠。”

祺贵嫔怯怯道：“她无视臣妾，以下犯上，臣妾气急了才打了她两下。”

玄凌也不说话，只问欣贵嫔：“你说。”

欣贵嫔边哭边道：“祺贵嫔打的宫女叫晶青，是臣妾的小宫女。今儿一大早就被祺贵嫔叫进正殿里伺候，不想方才祺贵嫔叫人去请皇上不来，就拿了晶青出气，直打到了现在。”

玄凌冷道：“晶青，方才是你去仪元殿请朕的么？”

晶青被打得伏倒在地上，流着泪吃力道：“不是奴婢，是娘娘身边的景素。”

玄凌的脸色愈加难看，逼视着祺贵嫔道：“既不是她来请朕，你拿她出气做什么？”

祺贵嫔脸色白得像一张纸一样，难看到了极点，只讷讷说不出话来。却是欣贵嫔在旁道：“因为晶青从前是伺候莞妃和徐婕妤的人，而她们两位如今都有了身孕，再加上莞妃娘娘惩治过祺贵嫔，所以她要拿晶青出气。”

祺贵嫔大怒，指着欣贵嫔厉声道：“你胡说！竟敢在皇上面前诽谤本宫！”

玄凌托起晶青的脸看了一眼，转向祺贵嫔冷冷道：“果然是从前服侍莞妃和徐婕妤的人，难怪你方才话中指着柔仪殿责骂！你的胆子越来越大，竟敢背后中伤两位有孕的妃嫔？”

祺贵嫔慌忙跪下道：“臣妾不敢。”

玄凌负手而立，他来之之前本就有气，此刻冷眼看着伏在自己脚下哀哀哭泣的祺贵嫔，道：“你责打无罪宫女，丝毫没有怜悯之心，宫里没有这样的规矩！二则你嫉妒莞妃与徐婕妤有孕，出言不逊，以下犯上，这是你方才自己说的。其三你因朕不来而迁怒旁人，实则是怨怼于朕，冒犯尊上。这三条罪状，样样都是大罪。”

祺贵嫔吓得冷汗直流，慌忙叩头谢罪不已。

欣贵嫔叫人扶了晶青起来，拉起她的衣袖道：“皇上您瞧，祺贵嫔责打晶青也不是头一回了，一有什么就拿她出气，打得身上都没块好肉了。臣妾也无用，日日被她压制，连自己的奴婢也救不得。”

晶青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乍看之下触目惊心，玄凌冷笑道：“压制？她这样子配得上一宫主位么？”他转头唤李长，“管氏目无尊上，着降为正五品祺嫔，迁出正殿，即日起闭门思过，无朕旨意不得出宫一步。进欣贵嫔为昭容，宓秀宫之事就交由吕昭容主理。”

吕昭容喜不自胜，忙叩首谢恩。祺嫔悲愤不已，又不敢分辩，紧紧攥着手巾的绢子，一口气回不过来，晕了过去。

我微微一笑：“祺嫔这个样子像是真病了，就有劳吕昭容好好照顾。”

吕昭容会心一笑，欠身道：“是。”

玄凌转头向吕昭容道：“给晶青好好治治伤，留在你身边当个管事的宫女吧。”

吕昭容应了，恭恭敬敬送我和玄凌出了仪门，方才志得意满地回去了。

次日到皇后宫里请安，皇后倒也看不出不开心的样子，只训诫众人道：“祺嫔的样子就是个例子，别学着她以下犯上的样子，都安分些吧。别以为本宫病着精神短了就料理不到你们。莞妃也是宫里位分高的妃子呢。”

我忙站起身来，恭谨道：“臣妾无能，如何能比皇后明察秋毫。皇后这样说

真是折杀臣妾了。”

胡昭仪美目微扬：“听说昨日祺嫔被皇上责罚时莞妃就在边上，竟一句也没劝，就那么眼睁睁瞧着。”

我不疾不徐道：“昨日皇上正在气头上，若硬要劝起来只怕又是一场风波。昭仪最善解人意，得空也劝劝皇上早点儿宽恕了祺嫔才好。”

胡昭仪盈盈一笑：“莞妃当时在身边都劝不成，本宫说话还有什么分量。说到底祺嫔也不过是咎由自取罢了。”

皇后微微咳嗽了一声，望着胡昭仪道：“是不是咎由自取皇上都已经罚过了。妃嫔之间谨记教训即可，不必妄做议论。”胡昭仪淡淡低头，未必听进去了皇后的话。皇后又向我道：“如今莞妃身边是谁伺候着？”

我恭顺道：“未央宫的掌事宫女是正三品恭人崔槿汐，首领内监是小允子。”

皇后宫中有清洁的香橼气味，闻得久了，竟也会微微晕眩。皇后若有所思，转瞬笑道：“还是从前服侍你的人。那也好，知道你的脾性才能伺候得好。崔恭人很是个得力能干的。”话毕也不再多言语，只叫众人散了。

我扶着槿汐的手缓缓出去，走到湖心亭一带，却见安陵容带了宫女在那里掐花儿，有意无意地回头看了我一眼。我心中有数，缓步行了过去，陵容行礼如仪，侧头道：“宝鹃，你和宝莺、宝鹊先下去，本宫陪莞妃娘娘说说话。”说罢上前扶住我的手臂，“姐姐，咱们一同走走吧。”

她靠近的瞬间，那香囊里的气味冲鼻而来。我屏住呼吸，干呕了两声作势就要吐出来。浣碧眼色快，忙拉开安陵容，抚着我的背心轻轻拍着道：“小姐可好些了？”

陵容也顾不得脏，忙用绢子捂住我的嘴，急道：“姐姐怎么样？”

我缓了缓神气，喘息着道：“好多了。”

陵容见我好些了，紧蹙的眉头才松开些许，柔声道：“姐姐这个样子更要好生保养才是。”说着用自己的扇子为我扑着风，“幸好祺嫔的事告一段落了，姐姐也好安心些。否则陵容一想到祺嫔的手段，就觉得毛骨悚然。”

我扶着栏杆冷笑道：“她既要谋害我和我的孩子，我便不会让她好过。”

陵容柔声道：“恶人有恶报，姐姐应该的。”

到了深夜里，吕昭容亲自携了晶青过来道谢：“多谢娘娘妙计，我才能出了

几年来这口恶气，当真是痛快！”

“我哪有什么计谋，都是姐姐在皇上面前应对得宜。”我叫槿汐取了一对红宝石金叶子耳坠来，笑盈盈道，“姐姐晋了昭容真当是可喜可贺。我没什么好东西，这对耳坠子是皇上赏的，与我耳朵上这对蓝宝石的是一样的，很适合姐姐。”

吕昭容拉过晶青道：“倒是委屈了这丫头，演这一场苦肉计。”

晶青羞涩道：“奴婢常常挨祺嫔的打，昨日才算是打值了。”

吕昭容微露得色：“管文鸳也有今日！昨日她搬出正殿，我就把她安置到最后头的交芦馆去了，那屋子陈设华丽，是个极好的所在，免得皇上觉得咱们苛待了她。”

我微笑：“姐姐真是好心肠。”

吕昭容抿嘴一笑，道：“我是觉得那屋子湿气重，住久了骨头疼，思过是最好不过的。”

我不置可否，隐隐带了一抹浅淡的笑意，看着月色下深红的蔷薇花绽开如一颗一颗流光闪烁的红宝石，道：“姐姐当真是心思细腻。”我注目于她姣好的面庞，笑意愈深，“姐姐资历既深，还有帝姬呢，难道一个昭容就满足了么？”

她会意：“我只求娘娘扶持。”

我示意槿汐搀她起来，笑意蔓延上妆点精致的眼角：“姐姐聪慧，我怎么舍得弃姐姐于不顾呢？”

送走了吕昭容，浣碧服侍我睡下，倚在我榻边打着扇子道：“小姐今日闻见了没？安氏身上依旧有那股子味儿，奴婢真怕伤到了小姐。”

我心下一动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已经想好了主意，咱们寻个机会就是。”

浣碧道：“其实小姐也不必费心想什么主意，拆穿她就是了。”

沉沉睡意袭来，我困倦道：“她心思极深，咱们没有十足把握就扳不倒她，慢慢来吧。”于是一宿无话，安静到天明。

第二章 娥眉

接连几日，玄凌多半的时间总滞留在玉照宫中。徐婕好的身子逐渐见好，连同住的刘德仪也颇得了几分恩宠。虽然徐婕好尚在禁足之中，玉照宫却又炙手可热起来，只是嫔妃们都苦于无法轻易踏足玉照宫而已。

浣碧问我：“小姐是妃位之一，又于徐婕好有救命之恩，为何不借机去探望徐婕好呢？”

我弄着花房新送来的一盆攒玉素馨，徐徐道：“我曾对她雪中送炭，又何必在这时候去锦上添花，由皇上多陪陪她就好了。”

浣碧抿嘴轻笑道：“小姐不知道么？惠贵嫔奉了太后的意思要时时陪伴着皇上呢。”

我轻轻一哂，大是不以为然：“且不论徐婕好自然是想和皇上多些独处的時候，依眉庄的性子也未必愿意挤在中间。太后心思用得太过，反而吃力不讨好。”我起身道，“左右也是无事，你陪我去棠梨宫看看惠贵嫔吧。”

棠梨宫依旧清静自在，宫中所有都保持着离开时的样子，倒是莹心殿前的两株海棠愈发青翠高大了。只见白芩打着呵欠挑了湘妃帘子出来，见了我忙笑